

豐村小說集第二輯

毀壞

豐村著

大城文化事業公司

豐村小說集

$\frac{2}{★}$

毀壞

豐村著

大城文化事業公司印行

新豐出版公司總經理

豐村小說集第二輯

毀壞

著者 豐

村

發行者 李

釗

彭

發行所 大城文化事業公司

總經售

新豐出版公司

上海北京西路二三九弄六號
重慶中央公園西三街特十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五月滬版

目次

我的脚印(自序詩).....	一
一幕鬧劇的演出.....	一
夜里歡的故事.....	四七
結婚.....	八三
幸福的夫妻.....	一一三
好丈夫.....	一四一
毀壞.....	一七五
蒲嫂.....	二〇三
附錄	
張的死.....	二四五

我的脚印

「豐村小說集」自序詩

我走在地上

我留下了脚印

這是我的脚印

我從這裡

艱難地走過了

我歡喜

因為我

倔强地活着

有力地呼吸着

並且

我排除一切地

繼續走着

讓那些

只會高喊的人

卑視它吧

讓那些

只能高飛的人

無視它吧

——他們懂得

脚印是什麽呢？

而我

向前了

我笑

一九四七·十二·四·于滬

識軍隊這個環境，到處鬧戀愛，——我一向主張戀愛！但是，軍隊里受不住這刺激呵！軍隊里就作政治工作的人，出身文學校的人，他們的生活也單調得發苦呵！他們怎麼能看這種事？況且，誰，誰不，誰，……」

胡隊長半笑半生氣的長長出了一口氣，搖搖頭，不再說下去了。

「到哪個部隊里都有這種事情。」楓插嘴說，好像她是安慰他。他搖搖頭。順嘴說道：

「哪里也沒有我那隊上的戀愛和結局發生得出奇！」

「是個很動人的故事麼？」楓緊緊的追問。

他擺擺下巴，陰沈沈的說「丟人。」

「年青的男女們不會和戀愛有仇的，」我笑着說。「我們那里也是一個樣子呵。」我補充說。

「嗨。」他生着氣，舌根上擦出來一聲響亮的嘆息。

看胡隊長的神情，他是一個容易歡喜也容易惱憤的人。現在，他顯得很生

氣和難過了。他心里彷彿又是那麼激動。他急躁地沉默着。

「對青年人生氣是沒有效果的。」我說。

他忽然笑了一下，搖着頭說

「不，不是。你算是把我看錯了！」他好像高興起來了，大聲笑了兩下。
又說：「你把我看成什麼人了，我怎麼會呢？」

楓笑起來。楓說：

「胡隊長說過是青年人的朋友呢！」

「是呀！」他笑着。「你們如果願意聽，我可以從頭到尾說說那個故事。

那一幕大鬧劇！」

「好哇！」我說。

「可惜，我不是寫小說的，我說不好！你們，我想你們也不是寫小說的，你們聽了也不能寫出來！」

「聽聽就夠了！」我說。

「可是，我們應該準備休息了，」他說。「明天要過河！」
「那麼，就記下這筆賬吧，」我說。「明天路上說吧。」
於是，我們緊緊的握了手，道別了。

二

我和楓正在那個充滿漬臭、掛滿蛛網、鋪滿灰塵的樓上打着疲倦的呵欠，準備睡覺的時候，胡隊長却像一個貓似的，輕手輕腳的上樓來了。

「你們還沒有休息。」他默笑着，說。他彷彿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向我們說明，或者向我們要求，他的神情是那麼不安和勉強。

「請坐，胡隊長！」楓說。「我們太失禮了，我正弄我的腳趾，連襪子也沒穿！」

胡隊長向楓點一點頭，坐下來。

「我覺得我需要詳細和你們談一談，」他說。「我本來已經睡下，但是，

我越想越覺得有這個必要，至少也得向你們說明，明天，」他兩手抱着膝蓋，皺一皺眉。「明天，我也許不過河，我也許去當兵，去搯槍桿。」

他的談話，叫我和楓都很吃驚，我心里很快發生了種種的推想：他爲了失戀？爲了決鬥？爲了……

「我首先聲明，」他沉默一會，打斷我。「我不是這一幕鬧劇里的角色，」他望望我，笑一下。「但是，我是個不能沉默的和不能忍耐的觀眾。」

「哦？……」我笑着。

「你聽，」他繼續說。「爲了我不能忍耐和沉默，我和主任大吵一架，我辭掉了這個隊長。」

「那爲什麼？」楓惋惜似的。「何必這樣感情用事呢？」

他沉默着，搖搖頭。

「這正是我的理智，」他，他又沉默一會。抬起頭來，彷彿是興奮，彷彿是激動，也彷彿是驕傲。他堅決地向我們笑一下，說：

「你們如果願意聽，那麼，你們就當審判官吧，而我，同志！我願意全部告訴的。」

他咳嗽兩下，望一望窗外。

「你們不嫌我無聊麼？」他笑着。

我和楓同時向他作了聲明。他滿足似的笑一笑，又咳嗽了兩下。
寂靜把我們浸埋了長長的一陣。

x

x

x

x

「我把政治隊一羣年輕的小伙子從西安帶到前線上，我心里是歡喜的。我高興，同時我也驕傲。因為，對於政治隊里的每一個同志，我都感到了滿意。我了解他們最清楚：他們都有才能。雖說他們的文化程度差得那麼遠，——比如：那個天津胖子老曹小學未畢業，那個能寫新小說的老項是個日本留學生。但是，他們各有專長，政治隊可以展開多方面的工作。拿演劇說，政治隊里的同志可以演各種各樣的戲，因為，在我招考政治隊的時候，我選取了各種各樣

的角色。

「我們主任也十分滿意這個政治隊的每個同志的才能。我們師長，我們連下的武裝同志也都叫好稱讚。可是，最初却並不是這樣。最初，政治部里從上到下都懷疑政治隊能夠作多些工作，能夠担任多些事。當我帶領政治隊從後方來到前方的第三天，我們主任就帶着懷疑的神氣，問我：

「『這些隊員們都會幹些什麼？』

「『什麼都會幹。』我傲然地答。

「『那個天津胖子和下流流氓一樣，他會幹什麼？』

「『他作過京劇的教師，二胡拉得頂好。』

「『關霞年紀總不小呵！』主任說。『她會作什麼？』

「『話劇的好主角。』

「『哦？』主任說。『那個小孩呢？』

「『什麼都會。』我說。『他的口技很好，他會羣狗打架，羣牛下山，

「一百公鷄起更，鵲鴉鬧林，……」

「我們主任摸摸眉頭，沉默一會，帶着不相信的口氣，說道：

「『好吧，我倒想找個機會，叫他們表演表演呢。』」

「那有什麼難呢？有許多同志的許多才能，都能夠馬上表演一番的，在任何的一個場合，在任何一個時間，小蘇的口技，老曹的二胡和花旦，老岳的雜耍，老劉的河南絃子，老趙的山東大鼓，小金的女高音獨唱，都可以很隨便的擺給他們看，擺給他們聽。而我，我也希望他們早早的聽到和看到，因為，事實上，這也算是一種工作表現，並且，是一種成績。」

「當然，政治隊終於被別人認識到了。」

「並且，出了他們的意外，他們對政治隊讚美了。」

「政治隊能夠很好的達成任務，能夠有叫響的成績，這是我意料中的事。因為，我的計劃和我的辦法都是對的。實話實說，我認為：一個政治隊的工作成績很困難，或者說不在于她組織多些民衆武力，不在于她把士兵的政治認識提得

多麼高，不在于她的工作開展得多麼廣泛，因爲，這許多工作雖然一等一的重要但是，它是一等一的困難，它不容易，也不可能有很好的成績。而我覺得，一個政治隊的工作成績，在于並且必需有好的唱歌，好的演劇，因爲這是門面，這是響炮，而且，這不困難。而我選考的隊員，又恰好具備了這些完美的才能。

「憑良心說，在戰地，從老百姓到軍隊，從士兵到官長，就連政治工作人員的本身，也是十分、百分的需要這個！因爲，這個對於他們是解悶的呢。而我以爲，解悶的唯一辦法，應該是：不叫他們哭，就叫他們笑，千萬別叫他們嚴肅。」

「我這作法見效了，並且，效力比我想像的還大。」

「這些，一般的說，不能不算是一種勞績，但，這不是說這勞績是我的，不是。憑我的良心說，我應該說這勞績是全政治隊的，是屬於每個隊員的。如果說，每個同志的勞績有大小，如果是我替他們保請階級，那麼，第一個，就是那個『年紀並不小』的女同志，那個每個戲的女主角關霞，其次，是那個口技專家，那個『小孩子』小蘇了。」

「憑我的良心說，我愛他們兩個，小蘇文靜，坦白，天真，誠摯。他年輕，他只有十六歲。他生得也很可愛，因為，搭眼一看，他是個漂亮的少爺。他不愛多說話，也沒有多餘的行動。總之，小蘇是個好孩子。」

「在西安，當我向他實行口試的時候，我一看見他，我就覺得我要錄取他了。」

「『只怕他一無所長。』我那時想。」

「竟出我的意外，他有拿手的口技。他當場向我表演一羣狗打架和鵲鴉鬧林的時候，我覺得他是一個工作人才。我說：

「『你可以馬上搬進來。』」

「那時候，小蘇多麼高興呵！他失掉了家，離開了親人，一個孤單單的孩子流落在西安，那是多麼淒涼、寂苦！他的前途該是多麼渺茫，馬上，他脫離了種種困難，他離開了孤苦，他開出了一個新前途，他的心情是可以想像的。他很興奮。」